



## 注事随想

## 记忆中的书信时代

■徐明

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封带有儿子出差地邮戳的信笺，面对素雅的信封和信纸，久违的感觉一下涌上心头。

仔细回忆，我发出的最后一封信距今有20年了。

20世纪中末期，交通不如现在发达，互联网还没普及，人们习惯于用书信进行交流沟通，同学、邮友、笔友之间多是书信往来，书信格式、折叠信纸的形状、信封和邮票的讲究能体现两人之间情谊的深浅程度，邮友们甚至细致到连邮戳都有特定的意义。

我收到人生的第一封信时还在上小学。因为同桌转学到城里，分别时我送给她一本薄薄的笔记本作为纪念，相约到了新学校给我写信。一个月后，终于等来了属于我的第一封信。稚嫩的字体、简短的内容，让我在思念的同时向往看外面的世界，也体会到了收信、拆信、读信和一笔一画写回信的美好感觉。

从此，书信作为传递感情的媒介走进了我的生活。

记忆中，我觉得最轻松愉快的信，是和发小之间的书信来往。高中毕业后，我们分别在不同的城市工作，书信成为我们之间交流思想、密谈心事的渠道。尽管假期都会在一起，但平时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、需要彼此分享的都放在这薄薄的信纸上倾诉，那些年

的书信记录了我们最美好的青春时光。

让我感到最难过、最痛苦的信，是初中时妈妈写给我的“遗书”。当时，妈妈由于不堪重病，怕有不测就事先给我留下一封信。当偶然看到那几张带着泪痕的叮嘱，我脆弱的心就被撕裂得疼痛难忍，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得昏天地黑。从此，我多了个心病，特别是妈妈几次晕倒在讲台上，被送往医院后，真担心妈妈会突然离去。也许是上天垂怜，在妈妈经历几死几生后，终究没有丢下我，那封妈妈用血泪写的“遗书”也没交到我手上。然而，这封“遗书”却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和秘密。从那时起，我学会了担当，学会了包容，学会了让自己更像大人一些。

“那年的雪下得很大，人民公园里湖西岸的蜡梅已经盛开，我与闺蜜相约于冬月之下，踏着没膝的雪赏梅。空气中弥漫的梅香和‘驿寄梅花’的故事膨胀着我的心绪，在这个雪后初霁的月圆之夜，步高古雅韵，折梅一枝，连同千古佳话一起寄给远方的友人。”这是我写得最浪漫的一封信，也是书信时代我发出的最后一封。

20年过去了，科技飞速发展，便捷的通讯方式层出不穷，电话、BB机、手机、电脑的普及，互联网



时代的聊天室、QQ、微博、微信、朋友圈等等，特别是近年来，微信、语音秒回，抖音、视频即时展现，亲情、爱情、友情的瞬间连接，让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的浪漫之谊；“鸿雁传书”“鱼传尺素”的故事都封存在历史的时光里，书信这带着墨香、温度和各种情绪的交流媒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

阅读着儿子远方的来信，让我回想起曾经的书信年代，想起当年写信时的激动，倾诉时的酣畅，送信时的释然、等信时的渴盼……

此刻，我端坐于桌前，铺开信纸，在这个清冷的午后，透过笔尖找回曾经的温暖，提笔写下：“你好，见字如面……”①8

## 闲情逸趣

## 忙在花儿围绕中

■于祥生

我家有一个小半圆形的阳台，面积约四个平方，放一张长条形的低桌，一把带有软面儿的木椅。我平时喜欢坐在那里，看书或写点文章，有时候写点毛笔字，有时候画几笔山水，或制作点儿石头的、木头的小玩意——雅称手工艺。

我一边不紧不慢地做着这些事，一边接受着阳光的亲切沐浴，感觉很惬意，心情很美好。家人都知道，这块地方专属于我，所以他们从来不跟我争地盘。况且我退休赋闲，不用上班，他们还得上班，来去匆匆，也没有与我争占地盘的时间。

专属于我的地盘，我就要用心去打理。要打理好首先要精心设计，设计当然要从实际出发。阳台的内侧，也就是带有玻璃的那面墙下，边缘是弧形的，而我的“办公桌”即工作台是长方形的，吻合不了，便切割出来一个空间，这个空间不算小，可以摆两排花盆；墙上有玻璃，玻璃尽管不薄，但比起墙来，还是薄了不少，因而玻璃下面就有了出台儿；出台儿不宽，只能摆放小肚径花盆，出台儿下面可以摆放口径较大的花盆，大约可以摆放二十多个花盆。

用时不久，属于我的这块地盘就成一个精致可观的袖珍花园了。一排小花盆摆放着仙人球、仙人柱、算盘子、鸡蛋花、一品红等；一排大花盆里摆放着燕子掌、虎皮兰、龙舌兰、朱砂痣、芦荟、玻璃翠等。

这些花可真不错，自从在这里安家，它们始终活

力四射，精神抖擞，小的可爱，大的可亲，从来没有蔫过——哪怕是一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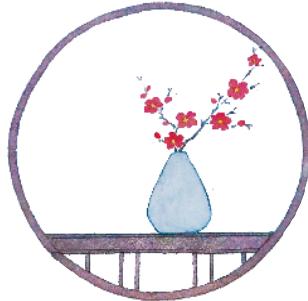
这些盆植，虽然被称为“花儿”，其实很少见它们开花，许多植物也不靠开花招人喜欢。大多见到的是它们的枝叶——枝叶好看，开不开花就不重要了。比如燕子掌的枝叶、芦荟的叶片、仙人球的球球，这些都绿得发亮、绿得泛彩、绿得流翠、绿得晶莹碧透。玻璃翠的叶子则是银白色，近乎透明，嫩得可以一掐一股水，可是它们那么可爱，真的不忍心掐。一品红当然是红色的，红得像火一样热情。而朱砂痣的红则是粉红，叶芯里有点浅绿，水灵灵的，鲜嫩饱满。当然，它们也并非都不开花，比如鸡蛋花就开过，我曾仔细观察过。鸡蛋花每朵有五个花瓣，每个花瓣有黄白两种颜色，靠近花蕊的部分是黄色的，往外直至边缘地方是白色的。黄是鹅黄，白是雪白，娇嫩而皎洁，一尘不染，像破了壳的鸡蛋那样，说它是鸡蛋花，很恰切，而且很形象。

这些花真美，时常看着它们我在想，它们是幸福的，幸福的表征就是情绪好、精气神足。我相信万物皆有灵，万物也都有精气神。好多事物之间都是有关联的，互相作用，互相影响。它们陪伴着我，包围着我，影响着我，感染着我，我也是幸福的，我的情绪、我的精气神自然也是很好的。想想，李白和敬亭山，不也是“相看两不厌”吗？

有一次，我的一位文友来家里小叙，见此情景，颇有感触地说：“老兄，你的这个小花园可真有意境、有情调啊！”

因疫情宅家，我心里却一直泰然安宁。文友来电话问：“老兄还好吧？”我说：“好着呢，身在屋里，心在屋里，不急不躁，情绪很好。一直在花园中忙活，左顾右盼，都是好景。你说，能不心花怒放兴致盎然吗？”朋友说：“也是，人啊，就应该有个好心态。”

常在花花草草中忙碌，自我感觉特别好，但愿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，在这个宜居小城里，我能一直这样从容平淡地过下去，给平凡的生活添加一点儿美好。且忙且快活着，且忙且幸福着。①8



## 百姓纪事

## 走进国槐街

■胡玉华

如今，周口国槐街改造工程已接近尾声，改头换面后的街巷，着实让人惊艳。

初冬时节的一日下午，我兴致勃勃去探访国槐街。东南角入口处，青砖黛瓦木格窗，月亮门洞马头墙，相映成趣、古色古香。月亮门西侧，国槐街三个汉隶字，虽不十分醒目，但与周围精致的景观十分搭配，相得益彰。

弃车徒步穿过月亮门和长亭，转瞬间即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往日熟悉的生活场景，一一映入眼帘。

只见一头戴火车头帽的老翁，左手执拐杖，右手扶圆桌，安详地端坐在家中。桌上摆放着老式收音机，紧挨圆桌，置放一缝纫机，北边的老旧半截柜子上，茶盘、茶缸、暖水瓶一应俱全。最亮眼的要数柜子上那台黑白电视机，彼时能够拥有的家庭寥若晨星，墙面上挂钟两侧的镜框，布满了老旧照片，昔年繁忙的沙颍河码头、赫赫有名的凤凰台市场、古老的跃进门、老邮电大楼等周口标志景物赫然在目、清晰可辨。

目睹曾经熟悉的一切，不禁让人心潮激荡，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。

移步换景。相邻的北边，贴墙摆放的二八自行车十分抢眼，这可是过往年代的标配。那年代，凤凰、飞鸽、永久三大名牌自行车名震华夏，有幸能够拥有一辆，便令人引以为豪；邮箱、邮筒赫然醒目，彼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传情达意的家书，是人们沟通信息的重要手段，绿色邮政架起了人们互通信息的桥梁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再往北不远处的一间封闭屋内，墙壁上张贴及悬挂的、桌面上摆放的、地面上放置的，满满当当一室皆为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老旧物件，几乎面面俱到，纤毫毕现，应有尽有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漫步国槐街，浓浓的古风古韵，厚重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，动人心弦，仿佛使人穿越到了过往年代。

一路北行，放眼望去，路两边一处处或低或高、错落有致、青砖黛瓦的仿古门楼、沿街商铺、马头墙、精美砖雕、园林小品，雅致瓦饰等美不胜收，无一不彰显了古建筑的魅力。墙体上随处可见的瓦饰令人称道，伴随着不同的排列组合，与之相应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和美感，独特而雅致，构成一幅幅古朴而美丽的画面，赏心悦目。

步出国槐街，我的心依旧被沧桑感所笼罩，久久不能平静。②8